

莊

子

集

解

莊子集解卷八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讓王下四篇古今學者多以爲僞作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

李云支父字子也卽支伯也

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

王云病深固也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

又況他物乎唯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

衣葛繸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

釋文石戶本亦作后  
石戶地名成云戶字

亦有作

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

釋文捲音權郭音眷

后者此乃自稱言我捲捲勤苦是葆力之士未暇治天下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

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

所養

成云用養土  
地所養百姓

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

司馬云連讀曰輦

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以生命爲貴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有養者不以嗜養求財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唯恐見利輕亡其身

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

釋文李云搜王子名

南戴日爲丹穴成云丹穴南山洞也俞云翳前無三世弑君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世皆不善終則干子搜是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

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薦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

若王子授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司馬云子華子魏人

昭僖韓侯愈云呂覽貴生篇引子華子曰全生爲上斷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又誣徒篇引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七

者樂其所以亡高注並云子華子古體道人知度審爲兩篇注同韓有昭侯有僖王無昭僖侯

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成云銘書記也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

文釋司馬云廢病也一云攬者援書銘廢者斬右手

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

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

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憂其

不得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

知輕重矣

僖上脫昭字

魯君聞顏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李云苴有子麻也

魯君之使者至顏閔自對之使者曰此

顏閔之家與顏閔對曰此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閔曰恐聽者

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俞云謬下者字衍

呂覽貴生篇無去故若顏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司馬云土苴由此如糞草也

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

君子多爲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

所以之與其所以爲王云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爲者謂所以待物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俞云貴生篇侯下有珠字當據補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爲不好士乎

釋文子  
陽鄭相

鄭子陽

卽令官遺之粟成云主倉之官

子

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

言相君過聽  
有此嘉惠

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俞云子陽事見呂覽適威篇淮南記論訓至史記鄭世家則云  
矯公二十五年鄭矯公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

矯公駘又與

諸書不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

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強令受賞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知音智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約與百姓共守法之約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釋文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旌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宣云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俞云爲上綦字衍案綦或當作其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遂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

成云以草蓋屋謂之茨

蓬戶不完

釋文織蓬爲戶

桑以爲樞而甕牖

司馬云屈桑條爲

戶樞

甕爲牖

二室

司馬云夫妻各一室

褐以爲塞

司馬云以上漏下溼匡坐而弦

司馬云匡正也

子貢乘大馬中

紺而表素

李云紺爲中軒車

不容巷往見原憲

原憲華冠縑履

釋文以華木皮爲冠郭慶藩云上林賦華楓梓檣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卽樗也說文樗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

李云縑

履謂履無跟也

三蒼解詁蹠作蹠云蹠

也聲類或作屣通俗文履不著跟曰屣

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

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行

司馬云希望也所行常顧世譽而勤

比周而友

成云周旋親

學以爲人教以爲

己

釋文學當爲己教

當爲人今不然也

仁義之惡

司馬云依託

仁義爲姦惡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噲

司馬云腫噲利錯也郭慶藩云疑噲當爲瘡病甚也

手足

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縷絕捉衿而肘見納履

而踵決曳繩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

成云賢人君子不以形挫志

養形者忘利

成云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

致道者忘心矣

成云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衛

生

利傷

致

道

者

忘

心

知

之

衛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

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飫粥

釋文飫或作餧廣雅云糜也

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

之即

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

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喜得此人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

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

身在江

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釋文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

子兩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宣云重生

中山公子牟曰

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

釋文不能自勝

則從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成云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

神亦不勞妄生嫌惡也俞云從字絕句是也呂覽審爲篇作不

能自勝則縱之文字下德篇淮南道應篇並作

從之且疊從之二字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

不能自勝而強

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

釋文重直用反俞云重傷猶再傷也不能

自勝則已傷矣又强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

也呂覽高注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非

魏牟萬乘之公子

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

成云藜菜之顏色不加米糁

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釋文藉陵藉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

釋文藉陵藉也

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

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

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

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

郭慶藩云呂覽慎人篇爲作謂是也古爲謂字通故

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俞云呂覽慎人篇天作大此誤

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釋文隘音厄於丘其幸

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成云削然取琴聲子路扢然執干而舞李云扢然

奮舞予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俞云德當作得呂覽僕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  
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未成

成所見本德作得與呂覽同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共首

司馬云共伯名杞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

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翻翻然贊  
在卽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  
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上山今在河

南共

縣西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

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

言不惟若此

又欲以其辱行

漫我

及汙也釋文山海經云在江南

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一云在南陽郡西嶺山

下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督光而謀督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威

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澠水而死釋文司馬本  
澠作洞云澠

水在潁川一云在范陽郡界湯又讓晉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

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

廬水釋文司馬本作廬水在遠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

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成云加祿二級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俞云喜當作禱釋詁禱福也不祈喜不祈福也呂覽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與此字異同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王念孫云下字誤加正上謀與尙同呂覽誠廉篇正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性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闔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其猶與其並依塗汗也

其志不事於世也

篇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奪諸侯。釋文：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餘云史記伯夷傳正義云：跖者，黃帝時人，盜之名是。跖之爲何時人，竟無定說。孔下與柳下季不同。時柳下季惠與盜跖亦不同時。諸君勿以寓言爲實也。穴室樞戶，司馬云：破人戶而取物也。驅人牛馬，人婦女，貧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可，城小國入保。釋文：禮記鄭註小城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天爲人，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已竊爲先生羞之。且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之釋文鋪字  
林云日申時食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成云  
言憲

章文冠枝木之冠

司馬云冠多華  
飾如木之枝繁

帶死牛之脅

司馬云取牛皮爲大革帶

多

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子之罪大極重

俞云國當作殛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多士左傳二十八年傳昭七年傳釋文並曰殛本作極

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鋪之膳孔子復

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釋文司馬本幕作綦云言觀不敢望跖而望屨結而還也謂

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

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

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

釋文知能音智

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

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

有光脣如激丹

司馬云明也

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

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

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

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請

曰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

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  
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

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

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朱均

不嗣湯武立而天下後世

絕滅成云湯武子孫威遭篡弑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

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櫟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知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

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

成云居居

安靜之容

起則于于

郭慶藩云于

于廣大之意

方言于大也禮檀弓于則于正義亦訓于爲廣大于于重言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

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

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

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成云辯說仁義爲後世

世之縫衣淺帶釋文縫作撻郭慶藩云列子黃帝篇注引向秀云撻衣儒服寬而長大釋文撻又作綻縫衣大教衣也或作蓬禮儒行逢披之衣鄭注逢猶大也釋文淺帶縫帶使淺狹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路爲盜臣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

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  
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疑有奪文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

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

成云堯不授丹朱舜爲父所疾禹偏枯

勤勞致疾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句應在武王而誤倒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

孰同熟猶言精熟討論之

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

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

木而死

成云鮑焦周時隱者飾行非世荷擔采樵拾橡充食子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申徒狄諫而不

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成云諫而不聽未詳所據

介子推至忠也自

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

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李云言人不得其死猶猪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皆離

名輕死釋文離力智反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不念本在養生壽由天命者也世之所謂

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

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成云達道者所嗤

達

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

干二子以身殉國在諸人中猶爲最上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

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

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

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王念孫云瘦當

爲瘞字之誤也病瘞一類死喪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

一類憂患一類瘞字或作瘞

成云狂狂失信也汲汲不足也

詐巧虛僞事也非可

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  
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驕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  
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  
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成云狂狂失信也汲汲不足也詐巧虛僞事也非可  
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  
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  
邪成云微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  
乎卽篇首柳下所云也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釋文  
云料虎頭成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何不行義乎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

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無所行則人

則無人任用不見任用則無利祿故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行義眞是也

不見信不見信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

上

爲殉名利言也若棄名利而反

之我心士之爲行亦不可一日不爲義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成云多信猶多言也無恥也

貪殘則富多言夸伐則顯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爲行抱其天乎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信眞是也若棄名利而平

之吾心則士之爲行惟抱其自然之道而可行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司馬云

滅聚謂滅聚之人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

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

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四語又見胠篋篇義士作仁義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司馬云以嫂爲室家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常卽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言行相反而交戰不亦拂乎成云拂戾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宣云言貴於成事不在矯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俞云五紀卽五倫六位卽六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滿苟得曰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舜流母弟釋文弟謂象也流放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

成云陽明也見也名利二途既乖至理豈明見於元

道吾日與子訟於无約

成云訟謂論說也

曰無約之言

小人殉財君子

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

成云逐物則一也

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

成云反已而求汝自然之

道无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

無問枉直視汝而自然以爲極面

觀四方與時消息

成云觀照四方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圖機

成云圖機猶轉變意用於

中也執環中之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成云徘徊猶轉變意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

道以應是非冥其虛通之理

讀爲專山木

篇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卽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承

上文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則將

失其所爲矣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面行也

將棄而天成

云無奔赴於富貴無殉逐

於成功背於天然之性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

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

廉之害也

釋文作勝子自理云本又作申子自理成云謂申屠作申子自理者是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釋文孔子事李

生不得云廉之害云未聞司馬云匡子名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案此事見孟子盧云疑父母二字當互易案盧說又非義之失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端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意抑古抑意字通言抑或知而不能行同故推求正道念不忘而外富貴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

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此人卽上興名就利之人彼以爲與己同時同鄉而有絕俗過世之士足其專於無爲主於正道足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胡不效之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

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

乎乃混同於俗化合於世其去絕俗過世之士遠矣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爲其所謂富貴者此其所以論長生之道不亦遠於事情乎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疾而悲安而樂體之真適與否不見於此也

也 慄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

恐而懼喜而快心之真適與否不見於此也

知爲

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成云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知爲之有爲不知其出於無爲故雖富貴而不免憂患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執

釋文音勢本亦作勢

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

不能及

賢過也俠人之勇力而不爲威強

俠同秉人之知謀以爲

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與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  
知者之爲天下必以百姓而動百姓亦不違背其法

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

知足故不爭無爲故無外求

不足故求之

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成云四處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

以爲廉

此聖凡之分

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廉貪之實非外有所迫也

反視其度量何

猶四方也

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

若而已知之矣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

忠其反

詩衛風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

戲人計其患慮其反

詩衛風不

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

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

黎民

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竭美利以奉一己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是自害其生也

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

興名譽也

可以有此賢名而居之  
非彼之欲興賢名也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

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

言必欲謹持其名苦身體絕甘美約奉養

以持生則與久病長阨而不死者同死何益乎

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

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筦籥之聲口陳於芻蒙醪醴之味

說文陳口有所快也

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核湧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釋文徐音礙五代反又戶該反飲食至咽爲核王念孫云左昭五年傳注

馮盛也馮氣猶盛氣案貪欲既多核塞

沈湧於盛氣如負重上行其苦甚矣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

郭慶藩云淮南修訓高注

憇病也與竭去文皆疾也

靜居則湧體澤則馮

平居則酣潤體澤則

馮可謂辱矣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

可謂辱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

成云威醜猶煩惱也

求益

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

疏

李云重樓內而疏窗外通謂設備守具

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

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

嗜財若天性

竭財卽性也故曰盡性竭財

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郭嵩焘云單賣古字通賣訓但單亦訓但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緣曲

也言曲意屈體而爭之

### 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

釋文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

之元年一云宋長厯推惠文王十七年趙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彪之言誤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太子悝患之

俞云惠文王後爲孝成王丹則此太子蓋不立

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

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釋文將欲闕故冠低傾也曼胡之纓司馬云謂纓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釋文爲便於事也瞋目而語難怒積於心胸言不流利也王士慎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成云使太子先言於我曰臣

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畱行俞云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之利也行以劍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極言劍  
言非以人言先莊子之用劍也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  
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心成云忘已虛感而後應幾物開通利物

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  
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郭嵩燾云魯頌敦商之族箋敦治也莊子曰望之久  
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成云御用也案杖持也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  
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  
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釋文燕谿地名在燕國司馬云鍔劍刀一云劍棱也成云石城塞外山此

周居北以爲劍鋒齊因  
然岳在陳爲劍刃也

故以爲環也。韓魏爲

晉魏爲晉周宋爲鐸

子趙故以爲  
銖同一包以四

夷裏以四時成云懷德順四

四夷以道統以渤海帶以

常山遼統北海

二句應在包制以五

刑罰德賞也

卷之三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之

春秋長養則持而不御此

劍直之无前

也舉之无上案之无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

絕地紀此劍一

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

自失曰諸侯之

劍何如曰諸侯之劍

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

爲鋤以賢良士

爲脊以忠聖士爲鐸

以豪桀士爲夾此劍值之

亦无前舉之亦

无上案之亦无下運

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

三光下法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

以安四鄉成云四方

一用如雷霆之

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

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

王三環之成云繞食二周不能安坐

莊子曰

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

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司馬云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雜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縑帷之林

司馬云黑林名也

休坐乎杏壇之上

司馬云澤中高處也

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

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碩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

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

也

治何

術業

擇之

而上

以忠於世主下

以化於齊民

李云齊等也許

懷云齊等之民

將以利天下

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

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乎遠哉其分於道也

成云分

道釋文又作分

司馬云離也

子貢還報孔子

孔子推琴而起曰

其聖人與乃

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

司馬云擊

餘也音餘

顧見孔子還

鄉而立

釋文鄉或作嚮

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

孔子曰曩

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俞云緒餘也未畢

而去故曰緒言

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

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成云助我不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

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

也吾請釋吾之所以有而經子之所以者人

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司馬云經理也下同

各守其位治之美也四者離

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成云陵亂也

故田荒

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

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

無功於國爵無譽於民

祿不持

不能保持其祿

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

貢職不美春秋後倫

釋文朝覲不及等比也

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要也今子既

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

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

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

成云總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成云人

濫也

希望意

不采顧

強進忠言希意道言謂之諂

成云氣導達其言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訛

成云

苟且順物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

詐僞則稱譽之惡

其人則毀敗之是爲奸慝姚

敗惡人謂之慝

云張本惡作德謂顛倒是非

以敗人之德意更

舊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釋文兩容頰適者

善惡皆容顏貌謂

連也頰或作顏宣云儉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

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

叨變易常節以倖功名是明盜也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專知自謂

見過

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子審度於接物者知此而  
病幾於不免  
外物不與人爭  
自無患累也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

理倫也

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

成功可見者甚多故不一其事迹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

以用也啜菽飲水亦

飲酒以樂不遷其具矣

不在具設

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

臨喪盡哀於是觀禮者世俗之所爲

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

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

惟人事是憂

不知貴眞祿祿而

受變於俗故不足

釋文祿司馬本作祿案祿祿猶錄錄也漢書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

湛與沈同

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

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若僕從然而身

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  
者與之至於妙道成云從迷適悟爲 往妙道真本也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

勿與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  
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釋文船行故  
水波去遠則

波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傍同由得爲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宣云威 傍萬乘之主子乘之君見

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者杖擊逆立

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成云受言必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

夫子矣漁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

湛於禮義有間矣宣云言已久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成云  
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謀下下人不精不得其眞上文云眞者精誠之至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權者專有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見列子黃帝篇伯昏瞀人曰奚方

而反李云方道也

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

司馬云餐讀曰槩十

家並賣槩也案黃帝篇作槩

而五餐先饋

釋文候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遺案張湛注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云外自矜飾注引下有內不案語氣不了張釋然也五字形謀成光郭云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釋文謀徒協反郭云便辟也說文云間也

以外鎮人心

張注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

釋文謂重集而整也

其所患

釋文整子今反亂也蘇軾云下所謂任事效功即所患也言將以己所患者攬亂之也莊子中其字多如此用下云盍胡嘗視其夏亦儕緩自謂宣云

蓋有懷意一說整與齊同猶致也並通

夫養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黃帝篇多上有無字張注一本無無

其爲利也薄其爲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黃帝篇無乎字二語屬齊君說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

成云驗我以功績

吾是以

鬻

將有患亂故以賣養之事推之鬻而走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

觀乎

善其能觀察人情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司馬云保附也案言汝且處乎家人將附汝矣无

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

成云既及升堂請益者多伯昏瞀人北面而立

敦杖蹙之乎顧

司馬云敦豎也成云以杖柱顧聽其言說

立有間不言而出成云忘言而歸

賓者以告列子

釋文賓本亦作脩謂通客之人

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

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釋文司馬本發作廢邪廢藩云發廢古同聲通用案黃帝篇作廢張注廢舊也曾無

善言以當藥石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黃帝篇之

下多惑也二字異下無也字張注云汝用何術能感物如此乎案本文而焉用之其義自明黃帝篇當釋作汝焉用此感也張說非惑豫出異者先物施惠豫出以感人是自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无謂也

黃帝篇必

且作且必感下有也字才作身案本才卽本質也與孟子非才之罪也義同釋文一本才作性意亦同也言必有惠以感人則

此心逐物搖汝本質究何謂乎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

宣云無

彼所小言盡人忠告

毒也張注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郭嵩焘云漢書賈誼傳日夜念此至孰也類注孰審也言既

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無覺悟又何人相審詳乎

成云物必以智巧

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困弊惟聖人汎然無係譬彼虛舟任遲逍遙

案巧者以下莊子所增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司馬云：城人名也。釋文：裘氏，地名。郭云：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

而緩爲儒

郭云：祇適也。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宣云：喻學問既成必及人。

使其弟墨

緩使弟學墨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成云：儒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甚固吝好言墨遵禹

道勤儉好施儒墨途別各執是非父黨小兒遂助翟也。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閻同盍何不也。胡亦何也。

閻胡連文如古書尚猶惟獨之例自有複語耳嘗試也。釋文良或作壞音寢家也案緩見夢其父言弟之爲墨是我之力何不

試視我家上所種秋柏已結實矣。冤魂告語深致其怨。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

報其人之天。郭云：自此以下莊子詞也。成云：造物者無物也能

從師而學也。故假於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

彼故使彼

有墨性故使墨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夫人猶言此人成學樞之功異於常人故齊人之井飲者相猝也。故曰今之世皆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

齊人之井飲者相猝也。故曰今之世皆

緩也

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至猝飲者之頭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忿之殺蟲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同德之爲言得也言知

得之爲德而自是其德已爲不智況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上文

於有道之人而可不因任其天乎

者勢而知者憂是爲天所刑也德充符篇云天刑之安可

解不以有道自命則可逃通天之刑矣諧又見養生主篇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成云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

所以爲聖人也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物從己性之無者不強安之此捨己以徇物安其所不

其所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

古真人

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成云通知則易忘言則難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

之往

也成云諧於自然之境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成云復古真人

知道之士天然

諧素無復人情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

司馬云朱泙漫支離益皆人姓名

單干金之家

單同

也

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宣云無龍可屠也是以君子不貴絕藝而貴中庸之道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郭云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

兵其安有眾人以不必必

之故多矣

宣云以理之不必然者而各

其所偏見則乖爭生矣

宣云

兵爭故動則

兵恃之則亡

雖有兵不可恃

小夫之知

釋文音智下爲知同

不離苞苴竿牘

宣云裏曰苞苴曰苴詩鄭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

之司馬云竿牘謂竹簡爲書以相問遺

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勞於蹇難淺薄之事而欲導羣物以成兼濟之功虛

形器以合太一之理若是者已爲宇宙之

羣形物累所迷惑安能知太初妙理耶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

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鄉

郭云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

眼是也瞑眼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瞑李注暝古眠字是

也甘瞑卽甘眠徐无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甘眠與甘寢義同

淮南子眞訓甘瞑於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清

宣云出於虛歸於虛案以喻至

人之自然  
流行也  
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  
故謂七小大大小

字言人見小而遺大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

秦王益車

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

阨同監

困窘纖履槁項黃

馘者司馬云槁項項槁立也黃馘面黃熟也

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

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瘻潰瘍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

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淵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

宣云貞同損

殆哉坂乎

郭云坂危也仲尼方且飾羽而畫

宣云羽有自然之文采飾而畫之則務人巧

從事華辭以支爲旨以支辭爲正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

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視示同格其聰明是不知也  
信之道使民受之於其心主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  
之於其神此豈足以上民乎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  
女謂哀公頤養也言彼或宜於公與抑彼待我而養與有此誤舉猶之可矣仲尼

勿用爲是難治也難於圖治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施於人則欲勿忘有心見德非上天布施之大道

商賈不齒

雖以事齒之神者勿齒

世之賤商賈者以其有市易之情也故抑之不與士民齒雖或因事齒之而其

心之神理仍有不尚之見今以德相布與商賈何異神者二字與下文神者微之義同莊子多用此等句法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

郭云金謂刀鋸斧鉛木謂檮楚桎梏

爲內刑者動與過也

郭云

靜而當則內無刑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宵小古字通用離同罹下同訊問也離內

刑者陰陽食之

成云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凌食之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

真人能之

成云心若死灰內不滑蠹形同槁木外不挂絳惟真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慤而益釋文愚謹慤也愈云益當作溢溢之言喻溢也苟子不苟篇以驕溢人是也願與溢義正相反有長若不肖成云心實長者形如不肖有順愷而達柔順而內通外堅強而又有堅而緩釋文外堅強而內緩弱有緩而鉤釋文鉤胡旦反又音于急也案外舒遲而內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宣云進銳而退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則多欺近使之而觀其敬近則多狎煩使之而觀其能宣云煩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宣云急委之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宣云猝則難辨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宣云急委之則易爽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宣云財易起貪危易改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釋文側不正也或作則愈云上文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其云或作則當從之國語周書威儀有則周書官人篇醉之酒以觀其恭語意相近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卽謂不失法則也郭嵩燾云飲酒孔嘉雜之以處而觀其色男女參居而觀其令儀所謂則也其色之邪正九徵至

不肖人得矣以九事徵驗雖至不肖之人亦得其情矣

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云成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僂僂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如

而夫者

郭云而夫謂凡夫也

一命而呂鉅郭嵩壽云方言呂長也說文鉅大剛也亦通作巨大也呂鉅謂

自高大蓋矜張之意

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釋文協同也唐

害堯許許由皆崇讓者

也言誰比同於唐許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睭

宣云德而有心已非自然心中又有许多寂如有睭然賊何如之及

其有睭也而內視

及其有睭則方寸之內審視多端內視而敗矣多紛擾之害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

謂耳目口鼻心而心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爲者也

郭云此皆也成云心所好者自以爲

爲得故爲也

是所不爲者蓋而非之以心中自是

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存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

人也因以是窮

宣云自緣循成之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俠釋文偃俠

也郭嵩云尋釋文意偃俠卽偃仰猶言俛仰從人也

困畏

郭云困畏怯弱也

不若人

三者俱通

達

不若人與上俱過人對文三者皆自處於不若人然必通達

逐外者其神勞下文所云其功外也

勇動多怨

壯往者仇隙眾

仁義多責言仁義者責望厚

達

生之情者

僥倖於知

者肖

郭云僥倖然大恬解之貌也王念孫云郭以僥倖爲大是也肖當訓小方言肖小也廣韻同肖與僥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則

小也

達

大命者

隨

大命謂天命之精微達

之則委隨於自然而巳

達

小命者遭

謂人

各有命達之則安

於所遭亦無怨懃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

李云自驕而稱莊子也郭慶藩

云稱亦驕也管子軍令篇曰以雕文刻鏤相輝尹知章注稱驕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郭慶藩云北堂書鈔簾部御覽七百並引司馬云蕭蒿也織緝蒿爲薄簾也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釋文謂推破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驅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驅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宣云言殘食無餘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驅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鼈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成云犧養也君王宗廟預前三月養牛祭曰犧衣以文繡食以芻叔釋文叔大豆也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犧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

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以偏見平天下以不徵徵其微也不徵其平仍是不平

郭云徵應也成云聖人無心有感則應

此真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

明者唯爲之使

成云自炫其明以應務爲物驅使

神者徵之

宣云任神理者則無往而不應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而愚者恃其所見專用入於人

宣云涓其功外也

其功力皆

不

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

成云方道也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宣云其有謂所

學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存曰神何由降明何

由出

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由降出獨與眾異宣云又設問也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

於一

下文所云內聖外王之道宣云又答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不離若孔子言顏氏之不違宗主也

謂自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成云清粹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云凝然不假謂之神妙不離於眞謂之至人成云以上四人止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變化不測謂之至極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隨物見端謂之聖人成云以上四人止是一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宣云君子是以法爲分以名爲表宣云以法度爲分別以名號爲表率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宣云以稽考事爲決所操而決事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宣云分明不爽如是百官以此相齒宣云此又一等人相齒謂以事爲常事謂以衣食爲主蕃此爲序也官職是名法之迹以事爲常日用以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蕃息謂物產畜藏謂貨財兼養及無告之人民之理也宣云又一等人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郭云本數明故未不離六通四辟又作開小大精粗其運无乎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

有之宣云言史所由傳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上儒者搢紳先生服官者成云指物詩以道志書以道事也亦插也紳大帶宣云六經所由傳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名分釋文道音導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設施也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宣云所由傳天下大亂賢聖不明成云霸光晦迹道德不一成云法多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猶言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互通一隙之明猶如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郭云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察占人之全竟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釋文稱尺證反成云觀察古昔全德之容貌況一曲者乎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道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

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宣云不示奢侈不以繩事廢費不務光華以繩  
墨自矯成云矯厲也用仁義而備世之急郭云勤而儉則財古爲繩墨以厲其志行有餘故急有備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釋文墨翟宋大夫尚儉素  
禽滑釐翟弟子不順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過特己之大願而已不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成云非樂節用教世也

謂無衣衾棺槨等資葬之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闢釋文文化同己儉  
謂汎愛兼利郭云令百姓皆勸儉各有餘故以闢爲非博不異郭云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不以先王爲然毀古之禮樂

郭云嫌其侈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

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

此自行固不愛己宣云既拂人之性亦自處於薄未敗墨子道今墨之道尙未敗也

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是果與人情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般郭嵩焘云釋詁般盡也管子地員篇又次曰五般般者薄也

使人憂使

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

不堪墨子雖能獨任之自爲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宣云非王者之道

墨子稱道曰稱其道之所出昔者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

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

俞云山當作川字之誤也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支川而不及名川呂覽始

舊淮南地形訓

並日名川六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

下之川

釋文橐古考反崔郭音託則應作橐司馬云盛土器也韜音似三蒼云耒頭鑊也崔云捲也司馬云盛水器

也九本亦作鳩祭也郭嵩焘云雜匯諸川之水使同歸於大川故曰九雜腓无胈胫无胈腰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莫定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蹠爲服成云後世墨者翟之弟子裘褐粗衣木曰跂蹠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戒其徒如此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云姓相里氏名勤南方之墨師五侯並學墨人韓非顯學篇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李云苦獲己齒二人姓字也鄧陵疑卽鄧陵形近致譌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倍誦別墨異說論也自謂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宣云非彼說以觭偶不忤之辭相應宣云是說辭同奇釋文件同也案奇偶本不同強以相應則無不可同以巨子爲聖人子墨之高弟釋文若宣云以儒家之碩儒皆願爲之戶爲師主冀得爲其後世宣云思繼其統至今不決宣云其墨智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成云意在教世所以是也

爲之大過所以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肢脰无毛相進而已矣

相競相進猶

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宣云亂天下之罪

多救天下之功少雖然墨子

眞天下之好也

真天下能好人者也

孟子兼愛意

將求之不得也

術而不得邪古邪也字通

雖枯槁其身不忍舍去也

孟子

論語

雖枯槁不舍也

用愈云卽心誠求之意

雖枯槁其身不忍舍去也

愈云

卽孟子

論語

雖枯槁不舍也

去也

愈云卽孟子

論語

爲之意才士也夫

可謂竭才

之士也夫

不累於俗

不爲物累

不飾於物

不爲矯飾

不苟於人

無所苟且

不忮於眾

無所忌害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

以天下生民爲重

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不必求有

餘以此白心

宣云暴白其志之無他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钘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

成云宋尹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

人同遊稷下嫁親談籍蓋

性與教合故

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爲之名也

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郭云華山

接萬物以別宥

聞風悅愛

釋文始首也崔云

發語吐詞每

爲始別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成云命名也

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

令心容萬物卽名此容受而爲心行以恥合驩

釋文駢崔音而  
郭音鉢司馬云

色厚貌溫郭王云和也和萬物物合則歎矣以調海內

強以其請道調之請欲置之以爲主欲請

時君皆置此見侮不辱

不自謂辱

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寢

也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不取其說強聒而不舍者

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上時君下謀臣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

太少曰其言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飢不忘天下

成云宋尹稱黔首爲先生自謂爲弟子先物後己

故也案宋尹見爲置餐者言請欲先生推置五升

之飯足矣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宣云又言我必得以

自活哉圖活民命傲救世之士耳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无益於

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

又言君子不宜苛察故侮厭弗顧不假外物以爲身故飢飽弗計人皆自炫其明然計較太多雖有益於世而莫之爲故宋

尹以爲彼之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

以禁攻寢兵爲外

宣云外以情欲算淺爲內宣云內以宣云內此克己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

是而止

其行止於是則其道術之大小精粗亦不過如是

公而不當

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虛云作不黨是

易而无私

成云平易

決然无主

宣云決去

孫累而無偏主趣物而不兩

宣云隨物而趨不生兩意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無旁顧無巧謀

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

其風而說之

成云並齊之隱士俱遊稷下各著書數篇俞云據下文彭蒙當是田驥之師愈林引尹文子有彭蒙

曰雉兔在野眾皆逐之分未定也

也齊萬物以爲首

宣云以此爲第一事

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必有未

教則不至

必有未受教

道則无遺者矣

唯道兼包之所謂齊也

是故慎到

俞云史記

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列先申韓申韓稱之

棄知去己

成云息慮

棄知忘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

釋文冷汰猶沙汰也零案言到難棄

知去己而因必不得已始沙

其言曰凡知人之道當如不知將薄有所知而已近於傷之者也此到之棄知成云鄰近也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笑天下之尚賢也

釋文譏譏訛倪不正貌案其用人雖譏縱脫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天下大聖爲非卑之無高論也

輓斷與物宛轉

郭云猶有椎拍故未混合釋文輓闊也案郭釋椎謂如椎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椎重拍之無

不合矣是椎拍之義言强不合者使合也輓斷謂雖斷而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

此到之去己舍是宣云不執是

與非苟可以免

宣云不執是非庶無累也智案不師人

之智慮不問

大公平易事之前後魏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風之還

宣云迴還無方若羽之旋下旋轉不定

若磨石之隧

磨文石作隧道

全而无非

故能自全而不見非責

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無過動亦

至是何故以設疑問言何故能如此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

无知之物木石是也言譬彼無來指日之患不用智以相推測故不受嫉忌之累移之則動置之則靜恆不離於物理明白易見是以終其身無譽之者無譽則亦無咎矣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

到之言推極於此

无用賢聖夫塊

不失道

何用賢聖爲哉彼士塊亦不失爲道也

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其能事之豪桀則相與笑之而至於有死人之理適足得世之怪詫焉而已

田驥亦然

其言相同舉曰慎子之道非是生人之行不教之教觀其所行學焉而心自得也舉蒙之弟與師而蒙可知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與慎到言至於若無知之物無異

其風竒然惡可

向郭云竒逆風聲言古道人常反人不見親議不見爲人之意之風教或然迅過惡可言傳所觀美下文云

而不免於斩斷

卽不得已而用斷決亦惟與物以反人爲實

宛轉不免於慎到之斩斷斩

音義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謎不免於非郭云謎是也案謂同也於道則非於道則未見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謂之不知道雖然概乎皆

嘗有聞者也

然論其梗概皆嘗有舊聞如棄知去已必非無所師承乃其緒論去之彌遠耳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

成云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爲妙道爲精用有爲事物爲粗

以有積爲不足

郭云寄之天澹然獨與神明居

宣云此虛玄無爲之教

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釋文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老子即老子也

爲喜著書十九篇成云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謂之關尹余云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爲關吏或以尹喜爲姓名失之又漢志無老子十九篇之書呂覽不二篇關尹貴清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上至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

成云建立言教以疑

經之名他書未見也常無物爲宗悟其旨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歸以虛通太一爲主成云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爲權智外行以空惠圓明爲實智內德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

荀子曰己無私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宣云皆主隨物同著和得焉者失宣云同物則人成云和而不唱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宣云能而處於不能爲天下谿宣云處有而不積知其白守其辱潔而不爲自潔爲天下谷宣云居虛受不積應而不藏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郭云獨立百足之謂宣云疊一語甚言之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宣云不先則少事宣云疊一語甚言之無爲似拙而可少事故不費人求福不已己獨委曲以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人求福不已己獨委曲以人皆求福己獨曲成云知足守分曰苟免咎禍而已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根以儉約爲行之綱紀成云以深玄爲德之本曰堅則毀矣銳則拙矣常寬容於物不創於人成云知足守分可謂至極姚本可謂作雖未云從李氏本改闡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窈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

齊物論篇云天地與我並生

神明

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神明往而不知所適

萬物畢羅

宣云無

不包也莫足以

歸無可爲我歸宿者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

於情實者也

荒唐之言

荒大也唐空也

悠之說

釋文謂若忘於情實者也

恣縱而不儻

恣縱謂縱談恣論不儻成云不偏黨非也

無不字近之謂忽然而至也

不以

觭見之也

成云觭不偶也宣云言不以一端自見

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

猶正論

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

因世人不可與莊語故以此三

言爲說己見寓言篇

曼衍因其事理而推衍之所謂卮言日出

因以曼衍也重言述尊老之言使人聽之而以爲眞故曰所以

已言也寓言以廣人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以精神與天地往

意所謂藉外論之也來寄於至高之境

姚云莊以關尹老聃不過如篇首所云不離於眞之至人猶未

至極若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所謂不離於宗謂之天

人而不敖倪於萬物

未嘗郊棄萬物存騎亢字同

不譴是非以與世

俗處

不責人之是非以與世  
俗混處成云譴責也

其書雖瓊瑋而連犖无傷也

釋文

奇待也作木亦作朴同芳袁反又敷曉反李云宛

轉貌一云相從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

其辭雖參差

而諺詭可觀

成云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諺詭言滑稽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夫

詞理充實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其於

本也宏大而辟

同調音調本亦作調案遂竟也達也言其於所宗主也

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

遂矣

釋文調音調本亦作調案遂竟也達也言其於所宗主也

可謂調通而上達者矣蘇軾云此卽篇首所謂不離於宗

者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窮芒乎昧乎

未之盡者

然其因應於變化而冥解於物情也其用不竭其來不遺芒昧如不可見未能盡其妙者

惠施多方

方術也

其書五車

言其多

其道舛駁

郭慶藩云司馬本舛

引司馬云路讀曰舛駁色雜不同也又引司馬此注一作舛駁

法言敍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駁淮南似真訓二者代謝舛駁汜

論訓見聞舛駁於外說山訓分流

舛駁玉篇引作舛駁義亦同也

其言也不中

仲尼反

厯物之意

曰其歷指事物之意有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

杜撰

以配大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司馬云苟其可積何但千里平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天地一致山澤均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成云睨側視也居西死者呼爲中處東者呼爲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爲死死

者以生爲死日旣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大同而與小同

異此之謂小同異

謂之大同而與小同有異是同異雜也然止謂之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

如寒暑晝夜是萬物畢同畢異也方謂之大同異

南方无窮而有窮

宣云

謂之南已有分際舉一以反三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

案此語又見齊物論篇彼來作連環可解也

宣云

成云環之相貫貫於空虛不貫於環是以我

至

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也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此擬議地球中懸陸路可達故燕北卽是越南與郴

衍瀛海之談又別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宣云天地非大我非小

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惠白以爲於天下之理獨觀其大以

此曉示辯人辯卵有毛

宣云卵無毛則

有也

雞

二足

司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

人亦樂之也

卵有毛

宣云卵無毛則

有也

雞

二足

司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

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

若先名犬爲羊則爲羊矣

成云胎卵溼化人情分別以

毛獸胎何

丁子有尾

成云楚人呼蛻蛻爲丁子蛻蛻無尾人所

共知以道觀之無體非無尙得稱無

宣云犬羊之名皆人所命

三足也

馬有卵

成云胎卵溼化人情分別以

王自大

犬可以爲羊

宣云稱

妨名卵

成云楚人呼蛻蛻爲丁子蛻蛻無尾人所

何妨非有可名尾也

案蛻蛻初生

火不熱

宣云人皆火

山出口

宣云雷後足出而尾沒矣

火是不熱

谷傳聲輪不蹕地

輪轉不停蹕

目不見

宣云見則何以不自照

指不至至

不絕

有所指則有所遺故曰指不至下至字疑耳之誤數語皆

不絕

就人身言耳雖有絕響之時然天下古今究無不傳之事

物是不絕也

至字樣上而誤遂不可通矣

龜長於蛇

成云夫長短相形無長非短謂

此迷惑故云龜長於蛇

俞云卽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意

矩不方

宣云天下自

規不可

以爲圓

宣云天下自有圓非以規鑿不圓枘

成云鑿孔也枘者內孔中之木

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意

鳥飛多以畫故云影未嘗動

司馬引墨子云影不徙也

鏃矢之疾而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烏飛多以畫故云影未嘗動

司馬引墨子云影不徙也

鏃矢之疾而



於己

施存雄而无術

司馬云施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縹

釋文倚本或作竚同李云翼

也成云姓黃名縹不偶於俗問

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

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成云不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

徧爲萬物說

成云徧爲萬物根由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

成云加奇怪以能和適

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不適也

成云不能和適

弱於德陳於物

內弱外強

其塗隩矣

隩曲而隱也非大道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

之能其猶一蚕一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成云庸用也

夫充一

尙可

宣云內聖外王皆原於一充之而可何須逐物邪

曰愈貴道幾矣

日詞也言愈自貴重不須多言

於道亦庶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

自安定其心散於萬物而不厭

成云散亂精神

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殆蕩而不得

釋文駘李音殆放也宣云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

闇響大而高聲不知聲宏而響

意振見影來而疾走不知形捷而影競隨之也悲夫